



祖國的陸界

張 詩 祖 編 寫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1103

99547

917
1103

祖 國 的 陸 界

張 詩 祖 編 寫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上 海

(16)

祖 國 的 陸 界

張詩祖編寫

*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湖 南 路 9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15 号

上海协兴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1/4 字數：27,000

1956年6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數：10,001→15,000本

統一書号：T 12076·76

定 价：(5) 0.11 元

前 言

我沒有到祖國陸上的边界旅行过，但是我响住着这綿長和美丽的陸界。我國古代的旅行家和現代的旅行家、地理学家、新聞記者寫的很多書和文章，它們把我帶到了陸界上。我好像真的在那里走了一趟，欣賞了偉大祖國多样的美丽的自然景色，了解了陸界上巨大的財富，会見了陸界上勤勞勇敢的我國各族人民，瞻仰了陸界上無數的有意义的歷史遺迹，接受了相鄰各國人民对我國人民的深厚的友誼。我也看到了我國各族人民如何把荒地变为農場，如何在空地上建立起巨大的工厂；我國的边防軍人又如何警惕地巡邏在一些边界上，日夜守衛着祖國的門戶。这一切，我認為都值得向大家介紹，讓我們一起進一步了解祖國的偉大和可愛，讓我們一起为進一步開發边疆、巩固國防而努力。

但是，由于手头材料的缺乏，更主要的是受个人業務水平和政治認識的限制，对偉大祖國的陸上疆界刻划得还不具体，叙述也还不够生动有力。本稿曾經反覆的修改，特別是編輯同志給了我決定性的帮助，特在此致謝。并請大家不客气的給我批評和指正！

張詩祖 一九五六年二月在上海

統一書號：T 12076·76

定 价： 0.11 元

目 錄

一条动人的綫·····	1
从鴨綠江到圖們江·····	3
在烏苏里江、黑龍江和額尔古納河上 ·····	7
中蒙之間·····	14
插圖：祖國陸界略圖 ·····	16
中苏西段國界·····	20
喜馬拉雅山巔·····	26
去北崙河口·····	29

一条动人的綫

打开地圖，在欧亞大陸的东南部，有一条紅綫曲折地从鴨綠江口蜿蜒到北崙河口，閃耀在亞洲人民的心目中，这就是偉大祖國的陸上界綫。

这条界綫先后和朝鮮、苏联、蒙古、阿富汗、印度、尼泊尔、錫金、不丹、緬甸、老撾、越南等國的土地連接，总長度約有一万五千公里（合三万市里）。这是一个多么龐大、多么动人的数字啊！假使我們沿着这条綫走，每天平均走三十公里，那末需要一年零四个半月的時間，才能走完。

这条界綫繞过長白山、兴安嶺的大森林地帶，經過遍地是牛羊的我國北部草地，穿过“世界屋脊”的帕米尔，翻过世界最高峰所在的喜馬拉雅山脉，跨越奔騰呼嘯的怒江、瀾滄江……沿綫的物產你將数不清；沿綫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即使是最好的画家，也难把它們都收在画里。

帝國主义者曾經不止一次地想消滅这一根紅綫。在我們的記憶里永远不能抹去“九一八”“七七”……那些沉重的迹痕。在那些日子里，日本軍國主义者在美帝國主义的縱容下，对我國發起了大規模的侵略战争，給我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灾禍。再远一点，我們也不能忘掉，英帝國主义的侵略軍隊多次翻越喜馬拉雅山嶺，蹂躪我國的西南地区，進而想和其他帝國主义國家分割我們偉大的祖國。但是，我們偉大的祖國从來是不可欺侮的，我國各族人民不断以無比强大的鉄拳，粉碎了惡魔們的迷夢，最后保持了这一根紅綫的完整。如今，一支强大的人民的國防軍已經建

立起來，他們好比辛勤的園丁，警惕地守衛着祖國神聖的邊疆。
如果侵略者敢于闖進來，我們准會把它徹底消滅！

這條界綫是一條偉大的界綫，是一條可愛的界綫，是一條神聖不可侵犯的界綫。現在就讓我們去走一遭吧！

从鴨綠江到圖們江

鴨綠江水永远向黄海奔騰，它的江口开始了中朝兩國的國界。这里就是安东大东溝，周圍都是坦平的沃野，高粱、小米和大豆是田野的寵兒。附近村落相望，人口密集。

安市市就在鴨綠江口，市內堆積着小山一般的木材。許多工厂整天在忙着把一段段笨重的樹幹鋸成有用的木材，鋸末像降雪般洒遍了地面，空气里散發着松樹的芳香。木材运到了建設工地，鋸末和碎木片進了造紙厂的大鍋爐。木材的碎屑在这里改变了本來的面貌，成了样子活像酒精的紙漿。沒有造紙工人給我們介紹，我們真不会相信它原來就是練習簿、每天讀的報紙以及那色彩鮮艷的画报的原料。

这里接近遼东半島的尾梢，遼东半島上有一种柞樹，它的叶子餵飽了野生的蚕宝宝。安东是遼东半島柞蚕絲的集中地，許多巨大的繅絲工厂和紡織工厂把那極細的蚕絲整理成了精美的絲綢。人的双手真是太偉大了，用柞蚕絲还制造出了“毛皮”。全國各地人民，以至新疆維吾尔族的老伯伯，青海藏族的老媽媽，現在都有穿上安东出品的这种人造毛皮的。

安东是鴨綠江边的一顆明珠。

在安市市的附近，一条雄偉的鉄桥橫跨在鴨綠江上，桥的东端就是朝鮮北部的名城新义州。鴨綠江大桥告訴了我們一段血的歷史：一九一〇年，日寇的屠刀指向朝鮮半島，糟蹋了那里美丽的土地；以后，侵略者又得寸進尺，强筑了这一座桥梁，把战火燒進了我國神聖的領土。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侵占我國東北，不屈的人們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下和領導下，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首，組織了抗日聯軍，出沒在“青紗帳”（指密密的高粱）旁、白山（長白山）黑水（黑龍江）之間。在金日成將軍領導下的朝鮮游擊隊，對我們的抗日戰爭也作了有力的支援。

這一切有力地粉碎了日寇的侵略迷夢，一天比一天更加衰竭着日寇的力量。一九四五年，日寇終於投降了。

但是只過去了五年，美帝國主義瘋狂地走上了日本軍國主義走過的侵略老路，想先侵占朝鮮，再侵略中國和蘇聯。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朝戰爭，把戰火一直燒到我國的大門口——鴨綠江邊。我們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志願軍，為了保家衛國，“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投入了英勇的戰鬥，最後擊敗了當今世界上的元凶——美帝國主義，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

鴨綠江大橋又恢復了和平和繁榮的景象。現在經過大橋的是：中國的煤炭、建築材料、交通器材、機器、布疋、紙張和工業原料，蘇聯的各種工作母機、礦山設備，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的醫藥衛生設備、工業器材和各種日用品；志願軍戰士一批批撤回祖國來了，送去的是技術專家、技術工人……他們懷着無比的热情，去幫助恢復和發展這個年輕的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幾十年中間，鴨綠江大橋飽經了歷史的滄桑：過去曾經是帝國主義者的吸血管，而今變成了中朝兩國密切合作的交通大道。

從鐵橋南望是一片無際的平原，但是沿鴨綠江上溯，愈往東北，地勢愈高。國界綫兩旁開始出現着連續的小山，它們比起周圍地面來已經高出二百公尺左右了。江的北邊，就是祖國著名的遼東丘陵。

鴨綠江從白頭山南麓發源以後，順着傾斜的地勢往西南奔

流，咆哮的江水千万年来曾委屈地流向海洋，誰也沒有去理睬它。

在水丰附近的鴨綠江上，現在有了巨大的攔水壩，水閘把江水攔腰截住，讓七十萬立方公尺的水听候使喚。

洪水乖乖地推动了水輪机，發出了强大的电力。水丰水电站是中朝兩國共同所有的，它的响亮的名字在全世界也是有名的，难怪朝鮮人民要称它为“國宝”了！

边界再往东北，便爬上了長白山脉，同时仍旧沿着鴨綠江延伸。

边界上的輯安是梅（梅河口）輯鉄路的終点，对江是朝鮮的滿浦，从滿浦有鉄路通往朝鮮臨時首都平壤。

輯安周圍出產著名的补品——人參，这里是以人工栽培的園参为主的。

过去，人們有这样一种說法：“吉林有三宝：人參、貂皮、烏拉草！”从这可以看出人們是怎样重視人參的了。

为了發展吉林人參的生產，一九五五年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國營參場，它將領導輯安的栽參事業走向更大的繁榮！

國界綫到了長白縣以北，便离开鴨綠江的上游，伸向东方去了。

鴨綠江的上游原來綿亙着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从古代起，劳动人民就每年利用冬季農閑，在冰天雪地中采伐林木；到來年春冰解冻，把采伐的木材編成整齐の木筏，由鴨綠江順流而下。

但是現在，長白林区的好多地方已經成了秃山，那里只有新种的樹苗在曠野中迎風搖擺。繁茂的森林是被日本軍國主义者破坏的，他們为了掠夺我國林業資源，对这里的林山采取了一种“剃光头”的罪惡做法，徹底地破坏了森林，使翠綠的山岡变成了可怕的荒山。那些樹苗是解放以后种上的，虽然还小，但是再过

几年，它們就能茂叶成蔭，把荒山重新綠化。

國界綫在長白林区往東行進不久，又蜿蜒到圖們江江心了。圖們江比鴨綠江的位置還要偏北一些，陽光對它的照顧更少了，因此一年中有三個月以上是結冰的。

圖們江和鴨綠江是背道而馳的，愈往東去地勢愈低，國界綫逐漸繞過以延吉市為中心的延吉盆地。

這裡就是延邊朝鮮族自治州。

一九一〇年以後，日本軍國主義為了達到它“日人殖鮮，鮮人殖滿”的罪惡目的，強迫朝鮮人民成批的遷入我國延邊。遷居到我國的朝鮮族人民，飽受了暴力壓迫的痛苦，就努力開墾這一片肥美的土地，以勞動的果實支援中朝兩國人民的武裝，進行英勇的抗日鬥爭！

一九五五年，這裡農業合作化運動掀起了新的高潮，水稻也空前豐收，每畝（合十五畝）平均能打一萬多斤。

在冬長夏短的圖們江邊能有這樣的豐產成績，完全証明了黨領導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正确性。

朝鮮族人民是能歌善舞的，每天傍晚，姑娘們、小伙子們在辛勤勞動過後，跳啊唱啊，特別是在進入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以後。他們歌頌人民領袖，他們歌頌已經獲得的幸福生活，他們也唱出了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

這裡國界綫旁的低窪的地方，盛長着著名的烏拉草，它的籽花可以墊在靴子里抵禦寒冷，因此是東北勞動人民冬天的好朋友。

邊境通過延吉盆地東部的圖們市。這裡是牡（牡丹江市）圖綫的終點，隔江和朝鮮的鐵路遙接。

一千三百多公里的中朝國界綫，到這裡結束了。

在烏苏里江、黑龍江和額爾古納河上

在日本海的西边，國界綫开始向北折，并且和我們的老大哥——苏联相接了。

國界綫在長白山的东麓起伏着，往北就到中國長春鉄路上的一个重要車站——东寧的附近。这里向西可以通哈爾濱，向东可以到达苏联远东著名的海港——海參崴。这是中苏間最东边的一条交通要道。

沿着國境綫再往北一百多公里，一个巨大的湖泊就出現在我們的眼前，那就是中苏兩國共有的兴凱湖。这个湖以盛產鮮嫩的各种淡水魚而出名。这里附近，綠色的平原和白色的湖光相映，点点漁舟又对襯着成群的農舍，風景也是很美丽的。

冬季，兴凱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溜冰場，陽光懶洋洋地照在冰面上，泛出一种强烈的眩目的光芒。从空中望下去，兴凱湖像一面巨大得不可想像的鏡子，它深深地嵌在銀色的白雪世界中。

再往北，發源于兴凱湖的烏苏里江成了中苏兩國的天然界綫。

烏苏里江的江水，日夜向东北流，江岸附近是低湿的沼澤地，行路比較困难，人們称它为“橡皮地”，它等着我們去开發利用。

烏苏里江边上的饒河，是一个新开辟的航运中心。这一帶盛產金黃色的大豆，过去因为沒法运出去，当地又用不了这么些，人們甚至用它当柴燒。一九五四年起，这些珍貴的農產品已經能够搭上輪船到松花江畔的大城佳木斯去了，輪船从佳木斯又滿

載了各種工業品回來。現在，姑娘們穿起了美麗的花衣裳，老年人在拿起鉛筆學習文化，孩子們有了絨絨衣，農業生產合作社里買了無線電……人們比他們的祖先幸福得不可比了！

這裡到處可以聽到蜜蜂的嗡嗡聲，原來饒河是東北著名的“蜜蜂之鄉”。但是解放前養蜂業的遭遇是怎樣的呢？請聽這一首歌子吧：“饒河遍地盡是花，哪朵花上沒蜜蠟？如今花樹已砍盡，蜜蜂跟着敗了家！”東北解放後，蜜蜂也跟着翻了身。如今它們朝夕辛勤，在花叢中不停地采蜜，生產大量的蜜糖，供給全國人民享用。

再往北，國界綫繞了一個三角形，那里就是我國的三江低地。

這片低地是由烏蘇里江、松花江和黑龍江合力沖積而成的，地面平坦得汽車可以四處奔馳，不會碰到一個高岡或者一條深溝。

這一片土地上有著足夠的雨量，這是夏季風從東南海洋上帶來的禮物。適當的溫度和雨水使茂密的草類在泥土中逐漸腐爛，不斷地增加著土壤的肥力。從地面到兩三尺深的地方，都是這種肥美無比的黑色土壤，蘇聯專家高興地稱它為“黑金子”。

春天，遼闊的平原上出現了一片如錦的綠草，美麗的野花點綴在草叢中，三五成群的鵝子蹲在地上曬太陽，一對對的野鷄迅速地自由自在地走來走去。到了秋天，遍地又是金黃色的地毯，好像那成熟的麥子。可惜，這並不真正是麥子，而是野草。長時期中，這裡的肥沃的土壤只養肥了野草，連那美好的景色也主要只是為那些野禽野獸而存在。在舊社會中，三江低地逐漸被人們遺忘了，人們稱它為“北大荒”。

這樣一大片寶地，解放了的我國人民是不會容許隨便拋棄的。現在，蘇聯已經幫助我國在這裡建立國營友誼農場，收割起

了大片的麥子和大豆。在這里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里，可以碰到說各種方言的人，他們是從祖國各地來向“北大荒”進軍的，他們要把荒地變成糧倉。

烏蘇里江和黑龍江會合地方的“耶字界碑”，是祖國最東面的地方。

耶字界碑往西，邊界在黑龍江上前進。

黑龍江，它的流水中挾帶着黑色的土壤，因此河水泛出一種深暗的顏色。夏季里，在飛機上向下望，黑龍江真像一條黑色長蛇，蜿蜒在群山之間。現在，中蘇兩國正在合力開發它。

這里已在北京北面約二千公里左右了，幾乎終年沒有夏季，太陽光綫老是斜斜地照在大地上。十一月，當祖國的南方還是“秋高氣爽”的時候，這里已經結起大理石般的厚冰。黑龍江的冰凍期約有六個月，大致從每年十月開始到來年三月。在這個時期中，江里的輪船不得不到南方內河里去作客，代替它的是載重汽車拖帶的冰橇。這種別致的冰上運輸工具，每小時能行十五公里，每次能拉一百多噸貨物，運費比公路要便宜得多。一九五六年松花江上已經出現了它的蹤迹。

在同江附近，寬闊的松花江和黑龍江會合了；四下里是遼闊的平原，兩河的干流和支流縱橫交錯着。

黑龍江和松花江都盛產淡水魚。黑龍江的特產——鯿魚，最大的有一丈多長，重一千五百多斤。在隆冬季節捕魚，人們往往在冰上鑿一個洞窟，晚上在窟旁放一盞“氣死風”（就是小提燈），不久就會有許多大魚跳到冰面上來。有時只要一撈就撈到了，根本用不着費很大的勁去捕捉。

同江西面邊境上的蘿北縣，在三江低地的西北角，從首都等地來的青年志願墾荒隊正在這里和大自然頑強的搏鬥。不久這里將生長出無數的大豆、高粱，還有雪白的面粉和可口的甜菜

糖。

再往西不远，边境夾在苏联远东区的布列雅山和我國小兴安嶺之間。

地質学家查清了小兴安嶺的歷史，原來它是在一億五千萬年以前开始隆起的。这里的雨量比三江低地略少，再加上適宜的溫度和土壤，便成了森林繁殖滋長的樂園。



兴安嶺的原始森林。

這兒山坡上的樹木，比起前面經過的長白山來，那更要茂密得多。漫山一片翠綠，都是沒有采伐過的原始森林。一公里、五公里，十公里、五十公里……森林過去是森林，再過去還是森林，這便是我國上等建築材料紅松的故鄉。

紅松是一種樹干粗大、質地堅韌的木材，鋪設鐵路、建築橋梁、製造船舶、安設電綫，……都要用它。

狂風起時，森林里樹枝樹葉翻滾轟響，好像一片怒吼的海洋，因此當地人民叫它“樹海”或“窩集”（大密林的意思）。這些原始林木在偉大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將貢獻出巨大的力量。

密林里有許多珍貴的毛皮獸。

這裡出產的黑貂皮，馳名於世界市場，此外還有熊、狼、麇子、馬鹿、狐、猓、獾、灰鼠等二十多種。這裡出產的毛皮可以輸出國外，換取我們迫切需要的鋼鐵和器材。

還有一種野生動物，叫“狍大狍”，（大角鹿）鼻子和熊掌一樣

好吃。

國界逐漸往西北延伸，黑龍江的兩邊出現着帶狀的坦平的原野，遜克、瑗瑄等縣都坐落在这片冲積平原上。这里是我國最北的水稻栽培区，黑龍江像一個慈愛的母親，以她丰沛的乳汁餵飽了田野里幼嫩的庄稼，所以在这遼远的北方，夏季也生長着綠油油惹人愛恋的水稻。遜克縣農民金龍范，每垧水稻收了一万三千九百零一斤，平均每畝收九百二十六斤多，超过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上計劃数(四百斤)一倍以上。

瑗瑄對面，就是苏联远东的著名城市布拉戈維申斯克，工厂的烟肉像叢林，夜間，万盞灯火照明着大地，他們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这里一帶盛產砂金，每年淘出的黄金量很大。

繼續向西北去就到漠河，漠河附近的黑龍江江心，就是祖國的極北点。

國界綫繞过伊勒呼里山，就蜿蜒在額尔古納河上。这里已是我國最早建立的民族自治区——內蒙古自治区了。

从东北往西南，綿互着著名的大兴安嶺。

这一帶沒有真正的夏季，六七八月还是可愛的“春天”，冬季却有八个月。大兴安嶺的雨雪比小兴安嶺少一些，大約只有北京的二分之一。

山上土層很厚，上部灰白色，下部棕褐色，是極適宜于樹木生長的“灰化森林土”。青山上翠谷間，滿布着蟲天的林木。山的上部，因为气温較低，多針叶樹；山的中部有針叶樹，也有闊叶樹；山的下部多闊叶樹。

針叶樹中以落叶松最多，其次是紅松和魚鱗松，闊叶樹中主要是修長的白楊和造紙的好原料——白樺。

在落叶松区，每到隆冬季節，林子变得十分稀疏，冰雪挂滿